

父亲的形象——《深蓝》的别样意味

谢志强

记得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说过:小说就是将自己的故事写成别人的故事,将别人的故事写成自己的故事。这是小说的障眼法,也隐含着小说创作的一个秘密:经验与想象。这是小说作家必须经历的两个阶段。如果说,雷默的《告密》等小说写的是“自己的故事”的话,那么《深蓝》(刊于《人民文学》2017年第3期、《小说选刊》2017年第4期),则是“别人的故事”。

前些年,我读了沿海一带作家的不少作品,有一次,我问:生活在海边、海岛,小说里怎么不见大海?我们的作家,面朝大海,集体缺位了吗?现在,我读到了雷默的短篇小说《深蓝》,我想这就是21世纪的海洋小说。

我曾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活了20多年,然后调回靠海的家乡。我觉得沙漠是凝固的大海,大海是流动的沙漠。我跟《深蓝》的主人公一样,对神秘、未知的大海充满了想象和向往。也同样持有主人公的疑问:陆地生活的经验将在海上遭遇什么?海上需要怎

样的精神生活?

阅读是有所期待的,将《深蓝》放在当今世界短篇小说主流走向中,就彰显出它的文学价值来。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关于历险的故事,这也是小说的母题。然而,《深蓝》跟当下现实生活形态差不多:没故事,没有情节曲折的故事。它当然隐含着历险故事,只是,雷默的小说美学不在“历险”这个层面。

其实,当今的小说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已悄然发生了转变。没有故事怎么写?换句话说,没有戏剧性曲折的情节,小说该怎么写?此为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难度。露出海面的冰山、礁石,船可避开行驶,可是,海水底下布满了暗礁,这是对船长的考验——对作家的考验。《深蓝》里,就布满了生活的“暗礁”。

以“汽笛响了”为界,可将《深蓝》分为两个部分:陆地与大海,或出海前和出海后。出海前为出海后作了大量的渲染、铺垫,潜伏或预示着历险的不可知、不确定。文中既有灯塔、渔船、风暴等大海的元素,又有乡音、香烟、手机、杂志等生活元素。这两套元素集中融合在渔船这个空间里,也融合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

出海前的陆地生活,作者采取迂回、循环的叙述呈现出来,如同古诗句中的“十里一徘徊”。可见潜意识里,主人公既难舍陆地又渴望脱离陆地——这涉及父母的管束和生活的无聊。“我”认为自己的生活无聊、无趣,而出海能解决精神向往和物质生计,最终父母同意将“我”托付给王武。王武说的那个带上船的狗自杀的故事,意味着大海里的孤独。而在历险过程中,王武渐渐转化为“我”精神上的父亲。

出海后,有两个主要情节:一是三网落空,一是落海救助。不过,雷默并不对情节加以渲染和强化,甚至降低了历险的传奇性。这可能会颠覆传统读者对《深蓝》的期待。雷默关注的是一条渔船上人与人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与王武的关系,他的叙述很碎片化。

《深蓝》里颠覆性的情节有不少,比如,“我”原本对大海持有美好期待,却遭遇了死亡的危机;撒网捕鱼,以为有大鱼,却发现撑破渔网的只是大树墩;一般人会在死后塑造遗像,而王武却是先塑遗像——这叫预设,然后死亡;“我”失眠了,如何对付大海上的失眠?我用

的是陆地上的经验,数绵羊;主人公对亲生父亲的颠覆,则以叛逆的方式出现。

《深蓝》里的主要人物关系是“我”与王武。父亲将“我”托付给王武,“我”在风暴中落入了大海,王武拯救了“我”。船上的人后来这样描述:王武像发了疯,几个人拉扯不住他,那场景就像看到亲生儿子掉入了大海。王武死了,“我”抱着遗像,如儿子对待父亲的遗像。至此,“我”经历了成长的过程:在陆地上向往大海——离家,海上遇难后生出念头——回家。人物的成长,也是作家创作的成长。

曾经有许多评论家分析《老人与海》的象征寓意,海明威是个自信、高傲的作家,他故意颠覆读者的解读,说:我写的不过就是一个老人,一条大鱼,一个大海。我认为,海明威所做的不过是把人物形象写好活法,尤其是关系着形象的细节。写好了细节,所谓的象征寓意就包含在其中。

深蓝是大海的主色调,人物的活或死都在“深蓝”中。随着大海的波动,人物的内心也发生着变化。“深蓝”的象征意味,是我在阅读丰富到位的细节时自然达成的。

挖掘和再现古建筑的本质意义——读罗哲文《古迹》

罗鹏飞

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古迹》,以古代建筑为主题,辑选罗哲文先生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文化随笔10篇,内容涉及文物古迹保护如万里长城、中国古塔、古桥、古亭以及北京的钟楼、鼓楼、团城等。全书通过历史文献考证、出土文物印证和严谨的实地勘

察,用质朴的语言为我们逐渐铺开了中国古建筑的实景画卷。书中还选登了罗哲文先生50幅建筑手绘及摄影作品,是文字介绍的有益补充。

在中国,一生倾心古建筑研究与保护且功绩卓越、能与梁思成比肩者,当属罗哲文先生。他曾主持为期10年的布达拉宫大修工程,参与大运河、蜀道等申遗工作,编写了众多有关宫殿、园林、寺庙、陵寝、古塔、楼阁等名胜古迹的专著,新华社还专门刊发了《长城学家罗哲文破解长城三大历史误会》的新闻通稿。“修长城修故宫参襄国徽设计无愧文物卫士,护名城护运河舍身文化遗产堪称古建护神”,罗哲文先生灵堂上的这副挽联,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不凡贡献。

“保护长城第一人”罗哲文,足迹遍布长城沿线,他对长城的研究最深刻、最透彻,最完整。“长城是战略性防御工程”,历朝历代建筑长城的本意是为了自卫,而非用于侵略。《古迹》一书中 of 《长城简史》《长城的用途和构造》《长城是怎样修建的》以及《万里长城——山海关、居庸关云台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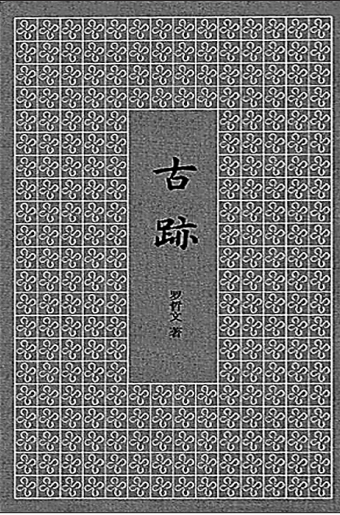
达岭、嘉峪关》4篇文章,将“万里长城”这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明古迹展示给世界。

罗哲文集作家灵性与学者严谨于一身,他笔下的古迹都是活态的。《长城简史》以翔实的文献考证为依据,所引古籍数量之多,常人难以想象。又以出土文物为凭据,考证之严让人肃然起敬。他用鸟瞰的方式总述长城的历史发展,从最早的楚国“方城”到秦长城、明长城,将长城的起源、沿革、地理、功用、特点、形制、分布、存毁等,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点到线,一一呈现。如长城之形成,先是分国建城,后是朝代建城,经纬交织,条理分明,脉络清晰,便于人们学习、理解、记忆。所有关隘、烽燧、城墙以及几千年来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围绕着长城展开的恩怨情仇,仿佛重演再现。他有时按纵向线性解读,有时按横向板块解读;有时将线性结构与板块结构兼顾解读,将时间、空间、事件穿插讲解,建构起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的内在联系。

《古迹》对中国古塔、古桥、古亭,北京的钟楼和鼓楼、北海和团

城等作了重点介绍。在《中国古塔》中,罗哲文着重分析了古塔在建筑艺术、造型分类、各部分构造等方面的特点,点明了古塔上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建筑文化的融合现象,并结合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寺院建筑规划的变化等剖析古塔的发展规律。罗哲文对全国古塔的分布了如指掌,每塔介绍佐以现存实物为证,由内到外,层层分解,环环相扣,读来仿佛置身其中。他的文章纠正了历史上许多误传、误判,还历史建筑物本来面貌。他介绍的许多中国首创、世界之最、独一无二的古迹成果,是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历史见证。

总揽全书,罗哲文先生始终围绕人类文明进步展开深度思考,他用逻辑学家的缜密、哲学家的思辨、解剖学家的细致,多侧面、多角度努力挖掘和再现古建筑的本质意义。古迹是那个时代的存在,是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他笔下的历史建筑,虽经漫漫岁月,仍保留着老而弥坚的独特个性。阅读这些文字,读者除了精神享受、知识积累外,更多的是对古建筑的深深敬畏,以及对当今古建筑保护的多重忧患。



生而愿有家——小说《细民盛宴》读后

傅晓慧

就笔者自己的阅读体验而言,小说《细民盛宴》是青年作家张怡微“家族试验”系列故事中写得最为出色的一部。也许是因为该作品掺杂有作者自己少女时代的真实经历吧,总之,她写主人公袁佳乔在破碎家庭中的境遇是入皮入骨,丝毫不“隔”。袁佳乔总是无奈地去处一场场“细民盛宴”,从母亲重组的那个家庭穿梭到父亲重组的另一个家庭,顶着“前妻之女”“前夫之女”的尴尬身份应付一个个没有血缘的“亲人”,也应付自己的亲生父母带给她的哀矜命运。渐渐地,这个女孩熟悉了世俗家庭中的细碎计较、表面客套和虚与委蛇,这些隐秘而精细的人际法也令她自己的恋爱和婚姻“条件反射”般踏上依稀相熟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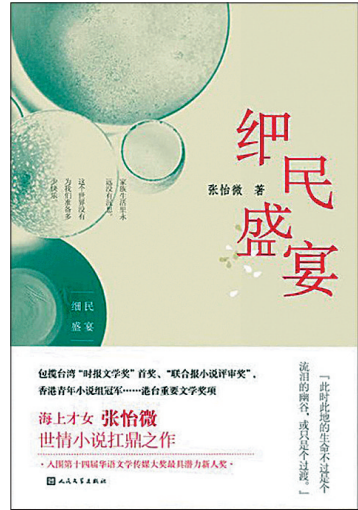
《细民盛宴》既类似于日本的“私小说”,又兼中国文学中才有的家庭伦理特点。这部作品的背景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上海,里面自然杂糅进了一些沪上特有的纷纭世相。小说以“第一人称”进行书写,作者通过虚构、想象的创作过

程,把自己那些更为真切的过往感受娓娓道来,作品里那些细腻真实的心理描写,完全像是作者本人的倾诉和抱怨。这样的写法具有强烈的代入感,因而真实动人。而同时,作者老是借助着“我”来进行言说、宣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小说格局的有限性。但瑕不掩瑜,对一个80后女作家来说,《细民盛宴》已超过了很多同龄作家对自我人生经历的变相书写。

书名《细民盛宴》,“细民”两字是实写,作品里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是很接地气的小人物,是计较着一分一厘、一粥一饭的市井中人。小说从几次“家族盛宴”展开,开篇就是祖父死前、难得聚拢的“一家人”吃饭。因“我”在父母离婚后跟着母亲生活,所以在那次的宴会上和父亲家人的见面就显得略为生涩,彼此相看的目光中多少有些异样。接下来,是我和母亲、继父吃饭,和父亲、继母吃饭,和男朋友及他的父母吃饭……这些“盛宴”构成了“我”亲情残缺的前半生。哪怕在和未来公婆共食的饭桌上,听到的竟也是:“要不是我家小茂身体不好,也不会找你这样家庭的女孩”。原

生家庭,对一个人来说,始终如影随形。

小说中的“盛宴”无疑充满了讽刺意味,带有荒诞和悲情的色彩。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祖父临死前袁家那次“盛宴”:父亲借此机会,安排了“我”和继母的首次见面;二姑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戏”;小爷叔没心没肺,向“我”炫耀着那些开过光的宝贝器物;大伯父则忙于“搭长城”(搓麻将);大表嫂年方5岁的孩子说着无忌童言,在成年人的内心掀起了彼此心照不宣的波澜。看上去,老祖父的病榻边没有真心实意为其即将去世而伤心的子孙,有的是儿女们各自对未来生活的盘点,于是那桌“盛宴”上就升起了薄凉之感。可作者也写道:大伯伯在上海买了房子给双亲养老,自觉“仁至义尽”;小爷叔条件有限,只能月月不辍帮父母支付水电费……他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着孝心,觉得这份心到了,自己便无可指摘。因为斤斤计较的情谊也是情谊,也需要有某种真实的付出。“我”那不称职的父亲也不在随船去澳洲的时候特地带回两床棉被作为女儿的陪嫁物么?母亲和



继父结婚后,明明知道上大学的“我”不常回他们那个“家”,也依然在拢共只有50平方米的居所内给“我”拾掇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独立房间。

从头到尾,看不出作者想去批判点什么,她仿佛只是在实事求是地描摹自己眼中的亲情。大家族也好,小家庭也罢,既没有大奸大恶,也没有大爱大善,大家力所能及地爱着,不多也不少,够了便正好!

我们每个人都生而愿有家,哪怕那个家并不如人所愿。在小说的结尾,“我”经受了男友小茂父母的各种轻视和刁难后,还是选择和他结婚。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家。然而以丧失自尊为代价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生而愿有家”,仍仅仅停留在一个愿望上……



今年初春,读完《青岛故事集》,曾惊叹于李敬泽先生考据水平之高、思辨能力之强。7月,《咏而归》甫一面世,我就购得一册,先睹为快。

毕飞宇曾感慨:“李敬泽是一个敏锐的人,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他都有足够的前瞻性,非虚构的提出就是这样的。他的阅读量惊人,海量的阅读帮助他建立起了很纯正的美学趣味,我信任他的趣味。”李敬泽先生穿梭于茫茫书海间,以各种史料或笔记为主要依据,进行精研整理,即使是残章断简也不放过。他的思索由读书而发,50多篇精彩随笔呈现出奇特的时空横截面。止庵先生觉得任何一篇文章,无论长短,其中总要有个观点是别人所没有说过的。在《咏而归》中,作者感叹孔门弟子行善事,考证君子之睡眠

《咏而归》

作者	李敬泽
出版	中信出版集团
日期	2017年7月

问题,想象孟子遇见理想主义者时的场景,探究伪经制造者的心路历程,叩问“独不可以舍我乎”……越是充盈的生命,越能感觉到孤寂。“一世界的热闹,一个人的梦”,作者以17通短札与陶庵“闲谈”,试图捕捉张岱写作《陶庵梦忆》时的复杂心境。同时,对屈原、宋襄公、伍子胥等传奇人物,李敬泽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加以认知、解读,突破人们的思维定式,贯穿了永不止步的学术精神。我们随着作者的思想轨迹,如沐春风,身临其境,通达彼处,看到一个个看似孤独却又闪闪发光的灵魂。

2000多年前,孔夫子于聚徒授学之暇,要几位弟子“各言其志”。曾皙答道:“暮春者,春既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是一幅令人向往的春日郊游图,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给我们传递了生命的充实与感动。对于“归”之内涵,李敬泽化用明人《诗归》之意,认为这本小集子“引古人之精神,接通此时之人的心与眼,使心有所安,使眼有所归”。

(推荐书友:戴骏华)

《逃离2147》



《逃离2147》是A·G·里德尔继大作《亚特兰蒂斯》系列之后的又一科幻作品,这次讲述的是风险投资人尼克和作家哈珀乘坐的305次航班在伦敦郊区坠机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里面有眼花缭乱的科技新品、人为设计的穿越、如流水般平淡却又坚决的爱情,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好莱坞电影剧本打造的小说。

里德尔延续了《亚特兰蒂斯》系列的风格,即科技的迅猛发展并未带来一个光明的未来,科技最终在人性复杂面前吃了败仗。而尼克与哈珀被设计穿越到2147年,就是为了解决这难题所带来的巨大危机。通过主人公内心的反思与斗争,里德尔完成了对人性以及人类未来走向的探

作者	(美)A·G·里德尔
译者	黄瑶
出版	中信出版社
日期	2017年7月

寻。

本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尼克与哈珀两个人物平行地交错出现,对事件进行叙述。虽然一开始感觉有点别扭,但更有利于读者对人物心理的掌握,两位主人公内心微妙的变化,随着事件的发展也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之间情感的滋长居然成为整个事件演变的关键所在。作者布局的用心可见一斑。

科幻作品最容易落入的窠臼是陷入技术的炫耀而无可自拔。里德尔在《逃离2147》中自始至终抓住了人性这条主线不变,无论是坠机后乘客们的自救,还是泰坦创始人出于私心而酿成的恶果,抑或是技术派尤尔和萨布丽娜的舍己救众生,都展现了人性温暖而真实的一面。在里德尔眼里,这些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真假之别。

不论未来科技带领我们走向何方,人性依然是超越技术主宰一切的关键所在。

(推荐书友:金永森)

《轻浮的历史》



本书窥探了轻浮外壳下的法兰西大众的心理与社会变迁。作者以“轻浮”的词源为引,延伸至若干年代,佐以生动的艺术作品,向读者“正经”道出“轻浮”之褒贬。

法兰西女性为“轻浮”背负了千年的恶名,遭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贬低。少数女性作家与哲学家曾为之发声,但收效甚微。“女性”一词仍旧难逃“轻浮”二字的附加意义。而作者认为,“将女性与轻浮、善变、冲动任性捆绑,是在不确定的现实与死亡焦虑面前一种普遍隐忧的体现”。有别于法兰西女性的轻浮恶名,“浪蝶”之流的男性轻浮却被视为一种美学,一种战斗。荡第之流不认同自身行为是“颓

作者	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
译者	赵一凡
出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日期	2017年4月

废的轻浮”,他们更倾向于这是一种展示,自诩英雄主义的色彩。

法兰西宫廷生活在国王的引领之下,奉行轻浮的虚掷生命之道。贵族的生活画像也往往呈现奢靡华丽的风貌,宫廷君臣皆以此为体面,并积极注重细节。衣裳之浮华美名曰时尚,杂饰商贩深谙物以稀为贵之道,戏剧、芭蕾之娱无不铺张。

启蒙时代,围绕轻浮出现新的论战,一部分人开始捍卫轻浮,将轻浮推向合理的名义,更加心安理得地纵享欢娱……

无论社会如何变迁,轻浮依旧,它甚至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个遗传特征。革命无法磨灭民众娱乐消遣的嗜好,火热的狂欢节也成为历朝历代的减压阀,工业时代则出现了商业大厦一类的新乐土。

(推荐书友:王莹莹)